

御選語錄卷第十四

奉四

明宗真覺圓悟勤禪師語錄

趙觀察請上堂僧問有一句子從上千聖不  
曾道著未審喚作什麼句師云你那裏得這  
消息來僧云未審于聖密祝用那一句師云  
用鼻孔上一句僧云此一句還該一切也無  
師云闍黎不空缺師乃云當陽直截不昧時  
機答去問來全彰與旨直得千古萬古只如  
今前佛後佛無別道寬廓無外大千沙界個  
中藏寂寥非內香水海裏浮幢利若能無彼  
無此非色非心直下坐斷要津不通凡聖則  
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只如今人人頂門  
上放大寶光壁立千仞顯一切妙用神通挺  
單提不思議力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  
一一山河無障礙重重樓閣應時開

上堂云山僧入院得六日表裏如如十方純  
靜只有一事說向諸人且道是什麼事不得  
動著下座

上堂云古者道結夏得十一日也寒山子作  
麼生又道結夏得十一日也水牯牛作麼生  
山僧即不然結夏得十一日也燈籠露柱作  
麼生若透得燈籠露柱即識水牯牛若識得  
水牯牛即見寒山子忽若擬議老僧在你脚  
底

上堂僧問鏡清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  
啐啄同時用如何是啐啄同時眼師云打破  
千年野狐窟進云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云  
掀翻驪龍領下物進云南院道作家不啐啄  
啐啄同時失又作麼生師云隨他語言走向  
草窠裏打鞦韆進云忽被學人掀翻禪牀時如

何師云我且問你見個什麼道理僧禮拜云  
仁義道中放過一著師云倒退三千師乃云  
平旦清晨五月一吹起少林無孔笛十方沙  
界坦然平大地山河印印出二祖曾不往西  
天達摩曾不到梁國大家共賀太平歌摩訶  
般若波羅蜜復云孤迥迥峭巍巍二面前索山  
子昔聞弘覺言今朝親到此有時生層雲有  
時霈微雨逗到大清明依前突兀地且道是  
心耶是境耶為復在心內為復在心外鴛鴦  
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下座

上堂云五月五日天中節萬祟千妖俱殄滅  
眼裏拈却須彌山耳中拔出釘根楔鍾馗小  
妹舞三臺八臂那吒嚼生鐵勅攝截急急如  
律令

上堂舉僧問法眼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

眼云汝是慧超師云還委悉麼病遇良醫饑  
逢王饍醬裏得鹽雪中送炭

上堂云昨日風今日風陣陣不從他發十日  
雨五日雨點點不落別處大方無外大象無  
形盡世界撮如粟米粒總虛空乃掌中葉可

以拽新羅國與占波國鬪額直得東勝身洲  
射箭西瞿耶尼中梁所以道衢驢常于世界  
鼻孔摩觸家風若是未出陰界尚滯見知聞  
恁麼說話一似鴨聽雷鳴隔靴抓癢直饒脫  
却根塵去却機境尚餘一線路在且二途不

涉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佛殿堦前石獅  
子大洋海底鐵崑崙

上堂僧問百丈問瀉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  
生道山云却請和尚道此理如何師云傍觀  
者晒進云百丈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

兒孫爲復是答他話爲他說師云老婆心切  
進云五峰道和尚也須併却意旨如何師云  
一箭中紅心進云百丈道無人處斫額望汝  
是肯他不肯他師云萬人叢裏奪高標進云  
雲巖道和尚有也未又作麼生師云拖泥涉  
水兩三重進云未審雲巖會了恁麼道不會  
了恁麼道師云與閣黎一般進云忽有人問  
和尚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師云合取進  
云恁麼則與雲巖一般去也師云直截根源  
人不識忙忙業識幾時休師乃云萬仞懸崖  
撒手要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爲鼯鼠雲  
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誑閻闍目餘  
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是滅胡種族且獨脫  
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月山房  
冷似冰

上堂壁立萬仞處透得鬧市裏可以橫身鬧  
市裏透得壁立萬仞處可以倒退何也根本  
若真正眼洞明則七穿八穴根本若不明正  
眼若藥麻則皮穿骨露故德山入門便捧臨  
濟入門便喝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資福  
道隔江見刹竿便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豈  
不是壁立萬仞處透得大丈夫漢一等是踏  
破草鞋何不向祖佛提不起處承當天人著  
眼不及處擔荷然後即心即佛非色非心以  
一重去一重以一句脫一句豈不是鬧市裏  
透得向箇裏直得壁立萬仞然後似鷓提鳩  
所以古人道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  
安排然後與麼也得不與麼也得與麼不與  
麼總得似虎靠山忽若與麼也不得不與麼  
也不得與麼不與麼總不得如銀山橫路許

他是具眼底向箇裏雙照雙遮同生同死全  
明全暗全殺全活正與麼時且作麼生杖頭  
點出金剛王鐵壁銀山百雜碎復云聖凡情  
解初無相一法真時法法真萬仞崖頭能撒  
手千峰頂上現全身

上堂舉古者道動是誑寂是誇動寂向上有  
事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師云是則是  
只道得一槪若是山僧則不然語是誑默是  
誇語默向上有事在老僧舌頭短不能與你  
說還委悉麼兩刃金剛寶劍一對無孔鐵錘  
下座

上堂云釋迦慳彌勒富八字打開無盡庫柱  
杖子化爲龍赫日光中吐雲霧徧界霧靄注  
甘雨卓柱杖下座

上堂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眼裏拈却須彌

奉四

五

山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耳裏除却四大海不  
見而見鐘鳴鼓響玲瓏不聞而聞大地山河  
歷落無生田地有種有收般若梯航有津有  
濟離一切相即且置威音王已前一句作麼  
生道雲中生石笋火裏出青蓮

中秋上堂僧問黃龍三關即不問如何是楊  
岐栗棘蓬師云天下人吞不得進云和尚還  
吞得也無師云老僧是第一箇吞不得底進  
云既是吞不得將何爲人師云終不敢孤負  
楊岐進云如何是金剛圈師云闍黎盡伎倆  
百年透不出進云忽遇箇漢出來道盡是閒  
言語又作麼生師云一任踣跳進云這老和  
尚今日稍有些子相爲師云且莫冬瓜印子  
師乃云秋半西風急當空月正圓蕭蕭木葉  
落湛湛露珠懸嘹唳衝雲鴈淒清抱樹蟬頭

頭渾漏泄切忌覓幽玄

上堂云大衆仲冬嚴寒千山萬山滴水滴凍成塊成團凍得達摩板齒落水得金烏紫團團明鏡當臺幽洞側更看雙鳳舞孤鸞復云金毛獅子一滴乳迸散驢兒乳十斛活却死人平地上似地擎山石含玉

上堂云不登泰山不知天之高不涉滄海不知海之濶此區中之論也若是其中人天在一粒粟中海在一毫頭上浮幢王華藏界盡在眉毛眼睫間且道此箇人在什麼處安身立命還委悉麼無邊虛空盛不受直透威音更那邊

上堂云三界無法霜天皎月何處求心山高水深四大本空不辨西東佛依何住乾坤獨露透得脫見得徹正在半途遂巡擊碎鐵門

泉四

六

關拔脫無根樹便見掌擎日月背負須彌引手過越一百一十城翻身獨立十方華藏界到箇裏也無佛也無祖不立照不立用不立權不立實不行棒不行喝正當恁麼時如何憑仗阿伽陀妙藥點取金剛正眼開下座

上堂云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爲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文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要且不曾動著向上關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上堂云日面月面胡來漢現有時放行有時把斷世法佛法打成一片若作一片會遇貴即賤不作一片會麥裏有麩復云三世諸佛不知有一一面南看北斗狸奴白牯却知有

戴角擎頭獅子吼四稜蹋地又團圍八角磨  
盤空裏走擬推尋劈脊樓拈得鼻孔失却口  
爲問普化一頭驢何似子胡一隻狗

上堂云大衆久雨不晴今日晴乾坤大地放  
光明墻壁瓦礫說佛法露柱燈籠著眼聽敢

問諸人作麼生聽得乃云親復云釋迦老子

道知幻即離橫身萬里不作方便十分成現

離幻即覺須彌倒卓亦無漸次眼中出刺忽

若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且作麼生知扇

子踣跳上三十三天且作麼生覺正恁麼時

還委悉麼十方刹海金剛座萬煨爐中鐵蒺

藜

上堂僧問日面佛月面佛意旨如何師云翻  
來覆去看進云金烏急玉兔速又作麼生師  
云兩重公案進云只如道三世諸佛六代祖

師同一舌說未審同那一舌說師云便是同  
也截斷了也進云未審將什麼截師云將無  
舌底進云草賊大敗師云點師乃云大衆月  
生一快鷹俊鷄趁不及月生二德山臨濟失  
巴鼻月生三文殊普賢特地叅忿怒那吒把

須彌一擘百雜碎折脚鐺子撞破無底籃兒  
大悲千手一隻手中一隻眼也提不起無言

童子却解道前三三後三三還委悉麼萬仞  
峰頭都放却多年破衲太氈毯

上堂云大衆傳大士道須彌芥子父芥子須

彌爺山水坦然平敲冰來者茶曾聞傳大士

乃彌勒大士化身看他通箇消息不妨著實

山僧今日土上加泥亦有箇頌子須彌納芥

不容易芥納須彌匹似閤長河攪著成酥酪

輕輕擊透祖師關下座

舉丹霞裕長老爲人入室上堂云大衆摩醯  
首羅揭示頂門正眼摩竭陁國全提向上鉗  
鎚壁立萬仞絕承當孤光爍破四天下所以  
道殺人刀活人劍將錯就錯上古之風規亦  
是今時之樞要和泥合水若論殺人刀不存  
毫末活人劍橫屍萬里須知殺中有活擒縱  
人天活中有殺權衡佛祖直饒說得殺活個  
儻分明山僧更問你覓劍在正恁麼時見麼  
萬仞懸崖垂隻手高峰共唱太平歌復云趙  
州道趙州南石橋北觀音院裏有彌勒祖師  
留下一隻履直至如今覓不得諸人要知落  
處麼問取丹霞和尚  
上堂金色頭陀衣糞掃毳多尊者運神通火  
星迸入新羅國大象牽藏藕窟中下座  
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旋

風車上定盤星百尺竿頭吹簞栗啖復舉雲  
門一日示衆云和尚子莫妄想山是山水是  
水僧是僧俗是俗時有僧出云學人見山是  
山見水是水時如何雲門以手劃一劃云佛  
殿爲什麼從這裏去師拈云似地擎山如石  
含玉透得過者盡在無盡藏中透不過者未  
免搏量只如雲門以手劃一劃云佛殿因什  
麼從這裏去又且如何一葉落知天下秋  
上堂云十方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  
場心空及第歸大丈夫具決烈志氣慷慨英  
靈踏破化城直截承當外不見有一切境界  
內不見有自已上不見有諸聖下不見有凡  
愚淨裸裸赤灑灑一念不生桶底別脫豈不  
是心空到箇裏還容棒喝麼還容玄妙理性  
麼還容彼我是非麼直下如紅爐上一點雪

相似豈不是選佛場中擎頭截角雖然如此  
 仔細檢點將來猶涉階梯且不涉階梯一句  
 作麼生道還委悉麼千聖不留無朕跡萬人  
 叢裏奪高標復有頌云住山只貴眾和諧表  
 裏通明應整齊折脚鐺兒幸無恙相憑出手  
 共提携

上堂云清秋晴色苗稼豐登四海晏清萬民  
 樂業林下之士歇意休心直下當陽坐斷報  
 化饑食渴飲倦卧閑行無事無為得大自在  
 當陽一句不可重宣迴避不行直須漏泄還  
 委悉麼八月秋何處熱復云昨夜夢登樓驀  
 然得箇時節因緣今朝舉似大衆四野迴澄  
 澄端如坐少林雲籠高嶽頂月在碧波心下  
 座

小叅

示衆云祖師心印直截當機凜若劍鋒明如  
 皎日當臺輝赫縱爾現前還有互相平展底  
 麼僧問世尊久默斯要及至末後爲什麼獨  
 名飲光密傳法眼師云正是龍頭蛇尾進云  
 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云帶累山僧進云苦  
 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師云灼然進云也是  
 烏龜喫生菜師云取性乃云欲知佛性義當  
 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苟或時節  
 未至理地未明便乃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敢  
 問諸公即今是什麼時節莫是黃昏時節麼  
 莫是辛四小叅時節麼莫是坐立儼然時節麼莫  
 是說禪說道時節麼莫是萬像交叅時節麼  
 莫是心境一如時節麼若與麼儻侗且喜沒  
 交涉今夜諸公在此權立片時山僧不惜眉  
 毛確實評論這一段時節去也只如諸人在



此聽山僧鼓兩片皮用作時節正隨常情須知山僧不曾說一字諸人不曾聞一言諸人與山僧各各有一段大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淨裸裸赤灑灑各不相知各不相到透聲透色超佛越祖若能退步就已脫却情塵意思記持分別露布言詮聞見覺知是非得失直下豁然瞥地便與古佛同一知見同一語言同一手作同一體相非惟與諸聖同亦乃與歷代宗師天下老和尚同下至四生六道醯鷄蟻蝶無不皆同不被前塵所惑知解所撓不畏生死不愛涅槃放曠平常隨時任運動靜施為無非解脫能轉一切境界能使一切語言非唯諸人分上如此至於古人無不皆由此箇時節得入豈不見趙州初叅南泉悟平常心是道後來有問西來意便對曰庭

辛酉

十一

前栢樹子以至鎮州出大蘿蔔頭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非唯趙州德山得此時節入門便打臨濟得此時節入門便喝睦州得此時節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俱胝一指頭上用此時節鳥窠吹布毛處見此時節以要言之古來宗師無不皆用此箇時節只如法眼曾舉叅同契云竺土大仙心遂云無過此語也向下中間也只是應時應節說話至最後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乃云住住恩大難酬設使粉骨碎身亦報此恩不得豈不是知此時節方恁麼說如今若有未發明處去只虛度光陰若叅得徹底分明去二六時中管取無絲毫許落虛非惟二六時中下至百千億劫盡未來際悉不落虛只如山僧說恁麼時節還得諦當也未復云夢也未

曾夢見在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若善叅詳  
只這一句亦不虛設有箇山頌舉似大衆秋  
深天氣爽萬象共沉沉月瑩池塘靜風清松  
檜陰頭頭非外物一一本來心直下便薦取  
切莫更沉吟

示衆云當軒有路直下坦平慣戰作家便請  
單刀直入有麼有麼良久云諸人既是藏鋒  
山僧不免作一場獨弄雜劇去也未恁麼前  
是第二頭正恁麼時是第三首餉間恁麼去  
只是隨波逐浪如今且向隨波逐浪處與諸  
人商量還益覆得麼還有一法與他爲伴侶  
麼所以道他能成就一切法能出生一切法  
一切諸佛依之出世一切有情因他建立六  
道四生以他爲本只如諸人即今在此坐立  
悉皆在他光中顯現還見得他麼若也見得

集四

十二

直下無一絲髮隔礙無一絲髮道理更有什  
麼見聞覺知爲緣爲對但恐自家不能返照  
所以生疑尋常不是向諸人道千言萬言但  
只識取一言千句萬句但只識取一句千法  
萬法但只識取一法識得一萬事畢透得一  
無阻隔直下脫却情塵意想放教身心空勞  
勞地於一切時遇茶喫茶遇飯喫飯天但喚  
作天地但喚作地露柱但喚作露柱燈籠但  
喚作燈籠一切亦然二六時中只麼平常無  
一星事雖然如是若有箇無事懷在胸中亦  
未得自在有箇有事亦未得自在直須有事  
也無無事也無無二亦無猶在半途若是聊  
聞舉著入骨入髓信得及底人聞恁麼說話  
大似熱椀鳴聲尋常聞說箇禪字便去河邊  
洗耳等閒地不著便偶然道著箇佛字也須

漱口三日寧可生身入地獄永劫受沉輪向  
鑊湯爐炭裏煑燥終不肯將佛法作解會亦  
終不起佛見法見佛見法見尚自不起何況  
更起世間情想分別妄緣諸業且作麼生見  
得此人作麼生親近得此人有具眼底麼出  
來道看如無待三二十年後山僧換却骨頭  
別與諸公通箇消息

示衆云道無方所明之在人法離見聞斷之  
在智若能頓捨從來妄想執著於一念頓頓  
悟自心頓明自性不染諸塵不落有無自然  
法法成現然雖此事不可造次領會須是發  
大丈夫慷慨持達之志不顧危亡不拘得失  
存箇長久鐵石身心逢境遇緣不變不異時  
時著眼體究不論歲月以悟爲期祖師門下  
不比教家只要直截根源於一言下領取與

諸聖同體同用大解脫任運施爲無不見性  
至於離亂狂慧思量分別有一絲毫斬不斷  
則無趣入之期教中尚道是法非思量分別  
之所能解又云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  
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祖師道  
但盡凡情別無聖量凡情盡處聖量現前直  
須頓歇妄緣無念無爲放教虛靜千聖萬聖  
未有不從此門而得入者只在存誠堅固努  
力向前但辦肯心必不相賺珍重  
郡中出隊衆請小叅師云蘭城道友集如雲  
選佛場開不二門光飾碧巖無舌老小叅佳  
會四方聞聞者爭如見底見底爭如激揚酬  
唱底還有作家禪客麼僧問三世諸佛只言  
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  
及未審和尚如何師云夾山到這裏口似匾

擔進云捉敗這老漢師云且喜沒交涉進云  
恁麼則天下人鼻孔被和尚穿却了也師云  
你且道夾山鼻孔在什麼處僧便喝師云也  
須穿却進云明眼宗師天然有在師云猶是  
落二落三師乃云開佛祖鑪鞴用上鉗鎚  
擬議不來則千里萬里當鋒薦得則坐斷要  
津此猶是化門之說若確實而論山僧有口  
無說處諸人有耳無側聆處乃至日月未足  
爲明虛空未足爲廣乾坤未足爲大萬象未  
足爲衆到這裏一搓一捺一挨一撥要見本  
分事且問如何是本分事大千沙界海中漚  
一切聖賢如電拂

有什麼事直下無一絲毫事亦無一絲毫見  
聞玄妙道理得失到這裏便是千聖出來要  
舉揚也無下口處要作用亦無動轉處所以  
雲門云向你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  
且道什麼處是埋沒處灼然能有幾人到此  
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豈是尋常涉道理  
計較得失思量底還知麼須是絕情識絕玄  
妙千聖只言自知亦無窠臼照用淨躡躡赤  
灑灑巖頭道只露目前些子如擊石火此是  
向上人行履若覩不見切不得疑著若無恁  
麼事達摩西來經六百年亦不傳十五至今日爲  
有恁麼事至今天下列刹相望一一真善知  
識踞獅子座各各爲人天師牙如利劍口似  
血盆其餘有窠臼有依倚粘皮著骨有得有  
失有傳授盡打入弄泥團處去若是石頭馬

師百丈黃檗臨濟雲門玄沙巖頭法眼滌仰  
曹洞此等之流皆是向上宗師動靜施爲皆  
在此中行履譬如獅子捉象皆全其力至於  
捉兔亦全其力如僧問雲居弘覺獅子捉兔  
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什麼力雲居云不欺  
之力要須一一與他本分草料且那箇是本  
分草料豈不見長沙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  
法堂前須草深一大事不獲已向你道盡大  
地是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衆生消息向  
什麼處得來恁麼說話早是葛藤了也所以  
尋常向兄弟道須是打疊情塵得失計較淨  
盡驀地一場汗出自然活潑潑天下人不奈  
何幸有如是威風有如是自在若隨人脚跟  
轉覓人涎唾喫則沒交涉且如仰山問同叅  
道近日見處如何對曰實無一法可當情山

云師弟解猶在境問何故仰山云汝豈無能  
知一法可當情者他直得無一法可當情尚  
遭仰山點檢到這裏無能所知無一法無無  
一法也須是箇人始得所以喚作無事人方  
始說本來無事既是本來無事只如目前萬  
境縱然六凡四聖那裏得來直須超達始得  
且作麼生是超達底句莫怪從前多意氣他  
家曾踏上頭關  
小叅僧問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華落碧巖  
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  
境師云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  
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僧寶人人滄海珠  
進云此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師云  
且莫亂統進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山  
僧有眼不曾見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

云聞黎問得自然親進云如何是人境俱奪  
師云收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放進  
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  
不可土上更加泥師乃云恁麼恁麼如虎帶  
角不恁麼不恁麼似兔無角恁麼又却不恁

奉四

十六

麼暗隔兩重關不恁麼又却恁麼全行向上  
路此四句若排著四邊則為禍為祟若一時  
劃斷則為祥為瑞何故他從上來本無許多  
事只為羣機有利鈍所悟有淺深是故勞他  
諸聖出來應物現形隨機逗教便有權有實  
有照有用有殺有活有賓有主有問有答萬  
別千差只如正當恁麼時可中若有箇漢牙  
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出來掀翻  
露布截斷葛藤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  
水長是長短是短方是方圓是圓一絲毫不

奉四

十七

得動著直下承當便能丹霄獨步與他諸聖  
把手共行有佛世界互為賓主接物利生無  
佛世界風颯颯地坐斷要津不通凡聖然雖  
恁麼若是於中端的恁麼來底且道與他作  
麼生商量待老僧上山斫柴來

小叅僧問玄沙不過嶺保壽不渡河未審意  
旨如何師云直超物外進云雪峯三度到投  
子九度上洞山是同是別師云別是一家春  
進云恁麼則春色無高下華枝自短長師云  
一任卜度師乃云大道坦然更無回互同證  
者識同道者知若有實法繫綴羅籠人入地  
獄如箭射所以諸佛出世祖師西來實無一  
法與人只要諸人休歇若實到休歇田地二  
六時中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更不剩一絲毫  
亦不欠一絲毫淨裸裸赤灑灑現成公案若

更躊躕四顧說有說無論得論失有會有不  
會有得有不得落二落三去也所以上古專  
宿天下老和尚拂子邊拄杖頭現無量神通  
其實與你諸人解黏去縛抽釘拔楔令汝直  
下到安閒之地也無證也無得亦無周由者  
也七十三八十四若也未到不免捺糊去也  
一切境界一切有無一切法門但於一言下  
一念頃脫得情塵去塵塵剝剝廓周沙界大  
小長短方圓青黃赤白全是本心於見處淨  
裸裸於聞處八面玲瓏無得失是非無長短  
好惡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無異無  
別若能實頭到這箇田地離情塵絕露布不  
落勝妙更須知有一塵中含一切境界一切  
境界入一塵中悉皆含攝於一毫端現無邊  
刹海直得恁麼更須知有大用現前時節始

得且作麼生是大用現前底時節畢竟水須  
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冬夜小叅有作思惟從有心起一輪生滅行  
無間道修無漏業萬古超然拈一放一半開  
半合未免在窠窟裏殊不知往復無間動靜  
一如融大千沙界於一塵會十世古今於一  
念去來起滅甚處安排春夏秋冬如何理論  
到這裏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東西不辨南  
北不分底則固是未知落處久叅先得脚踏  
實地且道正當恁麼時如何還委恁麼羣陰  
消剝盡來日是書雲

師云一向據令而行呵佛罵祖截斷眾流直  
得釋迦彌勒文殊普賢退身無路臨濟德山  
趙州睦州目瞪口呆吐千里萬里無片雲擬議  
不來三十棒恁麼舉唱本色衲僧愈生光彩

後學初機無摸索處一向垂慈落草立問立  
答存主存實有始有末三元戈甲中論論訛  
四種料揀裏別皂白絲來線去照用雙行各  
各脚跟下只推明一箇大機唯此一事更無  
餘事恁麼舉唱後學初機通一線道其奈取

吳四

十九

笈衲僧恁麼中有不恁麼不恁麼中有恁麼  
權實雙運照用並行佛祖論訛離名絕相不  
守窠窟單明向上一路猶是尋常茶飯更或  
打翻許多露布則是天下是地山是山水  
是水僧是僧俗是俗都無許多得失玄妙又  
落在無事甲裏四種為人向此時為諸人都  
拈却更教山僧說箇什麼若能不以眼見不  
以耳聞不以意想不以口說則千里萬里見  
論訛千句萬句都穿却恁麼會得可以通徹  
古今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敢問大衆作麼

生是向上事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捩始  
應知

師云諸佛不出世那裏得這箇消息祖師不  
西來免見累及後代正恁麼時天之自高地  
之自厚日月星辰之昭昭人物境界之浩浩  
不曾移易一絲毫何不向這裏薦取若向這  
裏薦得管取是一員無事道人及至諸佛出  
世提持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傳持箇正法  
眼藏令一切聞者見者生希有心起難遭想  
各各依佛依祖歷階梯超地位證無為登聖  
果若恁麼薦得亦是一員無事道人更有箇  
具大闡提不起信根逢佛叱佛遇祖罵祖乃  
至滅却佛滅却祖令人不見佛不聞法淨裸  
裸赤灑灑全體只是箇真實若向箇裏薦得  
亦是一員無事道人有箇信得及把得住依



佛行而不著佛依祖證而不著祖善建法幢  
能立宗旨讚佛讚祖如錦上鋪華乃至天上  
天下如金如玉若向箇裏薦得亦是一員無  
事道人此四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  
且道選那一人爲師若道得試出來道看若  
道不得山僧不免露箇消息去也披蓑側立  
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象四

二十

檀越請小叅師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頭頭  
物物皆證入無邊刹海如來藏綿綿密密悉  
包容舉處峭巍巍用時淨裸裸譬如猛火聚  
近之則燎却面門又如太阿劍擬之則神驚  
膽戰若是知有恁麼徹骨徹髓承當不勞啗  
啄其或尚留觀聽猶滯皮膚須是透出金剛  
圈吞却栗棘蓬若透得一圈則百千億圈一  
時透過若吞得一蓬則無數億蓬一時吞得

可以作奇特因可以現殊勝相無罪可懺而  
罪垢消除無冤可解而冤家解釋顯現一切  
難思議作爲無邊殊勝業只消箇一道清虛  
更不用周由者也正當恁麼時當機一句作  
麼生道聲前突出金剛眼彈指圓成八萬門  
頌云懺罪滌垢解冤釋結似日鎔霜如湯沃  
雪雲散長空一輪皎潔感應道交綿綿瓜瓞  
鄧朝議請小叅云宏機獨唱千聖潛蹤一句  
當陽十方坐斷有亦不管無亦不拘聖亦不  
收凡亦不立明明無覆藏明明無滲漏頂門  
眼照山河大地全彰肘後符開萬象森羅頓  
現有如是奇特相有如是殊勝門只求向上  
作家要接大乘根器所以道垂鈞四海只鈞  
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識若是利根種智具  
大解脫性一聞一切聞一了一切了一見一

象四

五

切見一證一切證淨裸裸赤灑灑只如今還  
有道得底麼試出衆露箇消息看若道未得  
山僧這裏八字打開去也還委悉得麼利根  
上智須圓證十聖三賢一念超復頌云無對  
毗耶彼上人頂門有眼耀乾坤只憑一箇無  
言說徧界全開不二門

修道者請小叅天地與我同根其根深固萬  
物與我一體其體虛凝萬物之根亘古亘今  
堅固之體包含萬有毫芒得意可以點鐵成  
金可以轉凡作聖如理如事即處即真一念  
不生前後際斷所以道不思議解脫力妙用  
恒沙也無極若論妙用去可以擊碎業山可  
以點竭苦海可以懺不懺之罪可以解不解  
之冤可以起必死之疾可以證無生法忍正  
當恁麼時不立功勳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

麼千年闇室一燈破萬劫憊尤一句消頌云  
阿闍被疾投皇覺調御垂慈放月光法藥之  
功同佛力自然身病得清涼  
住東京天寧寺小叅師云一見更不再見今  
已再見一說更不重說今已重說未有長行  
而不住途中無這箇消息未有長住而不行  
屋裏沒此葛藤直得二途俱不涉去住得縱  
橫其住也千人萬人羅籠不得其去也等閒  
坐斷一切人舌頭假使親到這箇田地更須  
知有照用同時人境俱奪向上一竅始得若  
論向上一竅佛祖不立凡聖杳絕淨裸裸沒  
承當赤灑灑無回互正當恁麼時作麼生但  
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此中來復頌云明  
珠在掌有功者賞長老新入院都盧無伎倆  
不立趙州關各自著槽檝

四月八日小叅直下便是已步階梯總不恁麼猶落情識直得威音已前沒交涉七佛已後沒交涉向上向下總沒交涉然雖如是通方作者舉著便知尚滯皮膚難脫蹊徑所以向第二義門不恁麼中有時恁麼恁麼中有時不恁麼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雖則落草之談也須草中有通身之路敢問諸人要知本無出沒底道理麼乃豎拂子云只這是要知示現受生麼豎拂子云只這是到這裏雙收雙放全暗全明若言九龍吐水一場捏怪目視四方轉納敗闕直饒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一往看來却是仔細點檢將來猶滯兩邊殊不知東弗于遠走馬南瞻部洲作舞西瞿耶尼作拍北鬱單越翻筋斗也無是也無非也無

辛四

壬三

得也無失且道畢竟如何八角磨盤空裏走鄆王請小叅僧問無修無證乃是本覺妙明爲求佛果菩提正是有作之因去此二途請師直指師云吹毛寶劍逼人寒進云一點靈光異萬古照人間師云用一點靈光作麼進云可謂言言合聖道法法自圓成師云他亦本無言僧禮拜師乃云寬廓非外十方國土目前觀寂寥非內一毫頭上寶王刹直得無內無外絕彼絕此亘古亘今全明全暗到這裏亦須有轉身一路始能得大自在豈不見道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發大機羣機泯息立一言衆言絕謂直得言言機機頭頭相副如金鎖連環相續不斷此猶是長生路上事所以道言鋒若差玄關萬里直得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旨

人焉度哉既有非常之旨必藉非常之人既有非常之人必明非常之旨正當恁麼時如何側身方外看誰是箇中人復云護生之德徹坤維草木昆蟲樂聖時故勝驚羣有奇特如何是奇特囉囉哩哩擊禪牀下座

小叅目前無一法森羅萬法歷然格外立千機權實照用廓爾只如不落權實照用不落格外千機不落目前一法正當恁麼時如何湊泊若是心機透脫得失已忘玄妙理遣有恁麼人聊闡舉著踢起便行釋迦自釋迦彌勒自彌勒解脫自解脫善財自善財其或未能便恁麼直下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却須於古人方便門建立處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無一絲毫蹉過無一絲毫得失淨裸裸絕承當赤灑灑無回互踏著本地風光明見本來

面目正當恁麼時如何著力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復頌云佛佛道同同至道心心真契契真心廓然透出威音外地久大長海更深

蓋國夫人請小叅云目前無一法綿密有誰知格外列千差到頭須自用若自用得去改禾莖為粟柄易短壽作長年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不為分外且如綿密處若辨得用處即是綿密綿密即是用處所以道世等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

三四

三五

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商那和修三昧優婆塞多不知既是各各不知何故却相傳受到這裏不妨論訛處直是論訛綿密處直是綿密若會山僧適來答這僧問道和尚三昧什麼人得知蒼云山僧自知然雖如是大似把手

上高山未免傍觀者嘔更有一著諸人徃徃  
向知不知處作活計若道知去此人只具一  
隻眼若道不知去此人亦只具一隻眼離却  
知不知正當恁麼時如何大千沙界海中漚  
一切聖賢如電拂復舉外道問佛昨日說什  
麼法世尊云說定法外道云今日說什麼法  
世尊云說不定法外道云昨日定今日爲什  
麼不定世尊云昨日定今日不定師云大小  
世尊龍頭蛇尾若是天寧即不然忽有問早  
朝說什麼法對云不定法即今說什麼法對  
云定法或云早晨不定而今爲什麼定即向  
他道一釣便上

凡聖亦未是向上機亦未是其中事且作麼  
生是向上機其中事灼然將謂實有恁麼說  
話殊不知如將審果換苦葫蘆淘却業根俱  
無實事若是靈利底人聊聞舉著便知落處  
更不紛紜既不紛紜則二六時中雖終日喫  
飯不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著一  
條線終日說話不曾動著舌頭雖然如是能  
有幾人到此田地何故只爲不落心意識不  
落淨穢邊透出威音那邊全明本元要地一  
棒一喝一挨一拶一出一入一問一答譬如  
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  
刃無虧正當恁麼時著實一句作麼生道還  
委悉麼撒手那邊千聖外燈籠露柱放毫光  
頌云妙德空生讚莫窮摩醯正眼不通風大  
千擲在他方外作者須明向上宗

解夏小叅云護生須殺雖殺無傷蠟人已冰  
其功歷爾可以駕鐵船入海可以飛磨盤輪  
空半合半門成團成塊盡出箇大圓覺不得  
若有出得大圓覺底便能逆順縱橫殺活自  
在是故文殊菩薩一夏三處度夏一月日在

來四

三六

魔宮一月日在長者家一月日在煙房既三  
處度夏却入世尊會中解制極爲不平所以  
迦葉欲白槌擯出文殊纔舉此念見會中有  
無量釋迦無量文殊無量迦葉無量捷槌迦  
葉既見恁麼直得目瞪口呆何故過量人有  
過量見有過量用雖金色頭陀到這裏縮手  
不得展手不去只如與麼時是大圓覺裏耶  
大圓覺外耶須是通方作者始能證明何故  
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若叅得文殊普賢  
境界則無邊香水海無量無數微塵佛刹悉

爲安居處乃至現無邊身處處行住坐卧亦  
不相妨亦不犯手正當恁麼時若是知音者  
舉起便知所以天寧雖與大衆九十日安居  
畢竟諸人還知麼諸人若透頂透底去即是  
文殊普賢境界若不透頂透底去即是迦葉  
境界離却文殊迦葉收因結果一句作麼生  
道還委悉麼九十日功今已滿豁開布袋各  
優游

小叅僧問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闍黎問處帶  
纖塵進云如是則靈光千古秀萬法落階梯

來四

三七

師云階下立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山僧  
不免自道取進云古佛位中無覓處深深草  
裏露全身師云莫來這裏呈幪袋進云如何  
是主中主師云坐斷舌頭無去取進云袖裏  
金鎚光燦爛吹毛寶劍逼人寒師云七十五

棒翻成一百五十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  
青山之外更愁人進云如是則家貧未是貧  
路貧愁殺人師云荒村古廟裏去進云只如  
不涉賓主是什麼人師便喝師乃云目擊知  
歸已爲分外未言先契猶涉程途須知箇中  
有格外機行格外用明格外道證格外心灑  
灑落落淨裸裸絕承當密密堂堂赤灑灑無  
回互壁立萬仞處千差萬別萬別千差處壁  
立萬仞所以道垂鈎四海只釣獐龍格外之  
機爲尋知識於中若有箇便恁麼承當得格  
外趣向便恁麼權衡得格外底作略時向伊  
道箇什麼即得說玄說妙說佛說祖說心說  
性已是此人棄下之剩語論棒論喝論權論  
實論照論用亦是此人不要之長物以其中  
間不犯鋒鏑纖塵不立如何透脫還委恁麼

大道體寬無向背當陽須是箇中人

李迪甫請小叅師云驀地相期全機獨證眼  
眼相照心心相知俱不從他處得來盡皆在  
胃襟流出正當恁麼時森羅萬像古佛家風  
碧落青霄道人活計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

己家財與諸佛祖師同德同誠維摩龐老同  
拈同放與裴相國王常侍同一機用同一境  
照更無餘事截斷生死路頭打破煩惱窠窟  
不消一句子且道是那一句子還委恁麼超  
然直透威音外目前無法可商量

舉四

三八

益國夫人請小叅僧問寂初威音王末後樓  
至佛未審威音叅見什麼人師云叅見無面  
目底僧云只如無面目人復見阿誰師云狂  
狗趣塊僧云爭奈拄杖子在學人手裏師云  
你試用看僧云到這裏直得無言可說無理

可伸師云只得七成乃云三世諸佛也恁麼歷代祖師也恁麼德山也恁麼臨濟也恁麼天寧豈可不恁麼所以早朝也恁麼而今也恁麼且道恁麼恁麼是箇什麼還委恁麼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只如遇達者面前作麼生提掇作麼生語悉說理性玄妙得麼喝一喝得麼劃一劃得麼口吧吧地得麼六六三六九九八十一得麼且總不是這箇道理況此乃千聖不傳之妙這一片田地唯佛與佛乃能知之畢竟知後還傳與人不傳與人若傳得去龍頭蛇尾若傳不得千聖萬聖一箇箇到這裏若佛若祖於一切人機境不到處發明於一切人用不及處提掇一切人情識計較不得處坐斷千差路頭雖然拈一句簇錦攢華攢華簇

卷四

三九

錦可以趣向及至到那畔若也承當則沒交涉到這裏有棒有喝有權有實有殺有活有擒有縱唯許諸佛知不許諸佛會既許諸佛知爲什麼不許諸佛會會則傳得去也所以要人心機絕智境忘得失遺是非一時落謝萬境縱然而無可礙可以與千聖把手共行同用同證一切處光輝一切處澄湛抽釘拔楔解黏去縛只如今山僧對衆恁麼說還當得千聖不傳底麼灼然當不得既當不得又說作什麼千人萬人管取不奈何所以古人道雖然點破綱宗意在文彩未生時要一覷便透一咬便斷若也未會切不得疑著如今不惜性命向這裏與諸人通箇消息還會麼千聖共傳無底鉢大千沙界一浮漚小叅云截斷千差路坐却是非頭報化不容



身語默絕消息正當恁麼時若有祖師西來  
意正是撒土撒沙若無西來大似對面相謾  
去此二途須知他家有出身底路大衆灼然  
不是目前事亦非目前機有一句子千聖觀  
他不見有一句子千聖出頭不得有一句子

千聖同鄼共用且道此一句畢竟從什麼處  
流出若有識得流出去處則淨躡躡赤灑灑  
也不說一即三三即一不用行棒不用行喝  
不用道現成公案不消瞬目揚眉不用談玄  
說妙所以釋迦彌勒文殊普賢猶是他走使  
他本不作一切不爲一切坐斷一切初無動  
搖各各當人脚跟下圓明朗照如大日輪人  
人回光得度也不在他處也不在已處不在  
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然而一切奇特事因他  
建立一切殊勝事由他圓成如玉庫寶刀如

摩醯三目如圓伊三點如塗毒鼓千言萬句  
終說他不成說他不就正當恁麼時還委悉  
麼如王寶劍隨王意揮斥縱橫得自由

御選語錄卷第十四

音釋

誡

呼切音誡也又虎伯切音訓說從驚說

瞪

除庚切音去根直視貌

丘於切音陔音陔區張口貌